

學

書

建

...

...

霏

雪

錄

錦
績
撰

中
華
書
局

四庫全書提要

霏雪錄二卷。明鍾續撰。說文有鍾字而無劉字。徐鉉附註以爲鍾字卽劉字。此書作鍾。蓋偶從古體。遂相沿別爲一姓。實非有二也。續字孟熙。先世洛陽人。徙於山陰。其父渙。通毛詩。元時嘗爲三茅書院山長。續承其家學。故此書辨核詩文疑義。頗有根據。又及與元末諸遺老遊。故雜述舊聞。亦多有淵源。然每紀夢幻談諧之事。頗雜小說家言。其以杜常詩爲杜牧詩。王士禎香祖筆記嘗糾之。亦不免小誤。又如稱其遠祖馬牧君。事金太祖有紀信之節。元修三史時。史臣責賅於其祖。不肯遂不得書。此事論史者俱未之及。然當時元政雖頹。而秉筆諸臣如揭傒斯、歐陽元等。皆一代勝流。未必遽有索米受金之事。是亦一家之私言。未可概信。以其可取者多。錄備明初說部一家耳。此書成化間嘗刊行。有胡體後序。稱續所著尙有嵩陽襄詩律。今俱未見。殆已散佚矣。

霏雪錄

雋陽鍾積孟熙著

起復者。喪制未終。勉其任用。所謂奪情起復者也。如歐公晏元獻神道碑。明年遷著作佐郎。丁父憂去官。已而眞宗思之。卽其家起復爲淮南發運使。及史嵩之喪父。經營起復是也。今人不考。例以服闋爲起復。誤矣。宋制銜上亦帶書。如起復左僕射中書門下平章事臣趙普是也。

物能復本形者則言化。月令。鷹化爲鳩。則鳩又化爲鷹。田鼠化爲鴽。則鴽又化爲田鼠。其不能復本形者則不言化。如腐草爲螢。雉爲蜃。爵爲蛤。皆不言化也。

唐人悼亡妓詩。斷腸猶繫琵琶絃。琵琶字當讀如承弼之弼。

舍利。按佛書云。室利羅。或說利羅。此云骨身。又云靈骨。卽所遺骨分通名舍利。光明經云。此舍利者是戒定慧之所熏修。甚難可得。取上福田大論云。碎骨是生身舍利。經卷是發身舍利。

舍利有三種。色。白色。骨舍利。黑色。髮舍利。赤色。肉舍利。菩薩羅漢皆有三種。佛舍利椎擊不碎。弟子舍利椎試卽碎。出法苑。

如試舍利子。以童男女髮根。可引綴髮上也。

宋朝授官列銜。以某階守某官。以某階行某官者。凡階高官卑則稱行。階卑官高則稱守。官與階等。則不

必行守二字。循唐制也。

骨董乃方言。初無定字。東坡嘗作骨董羹。用此二字。晦菴先生語類只作汨董。

古王者之屋四柱。太行山似之。故有王屋之名。牧菴遺州廟記

長安御溝曰楊溝。以植楊其上而名。或曰羊溝。所以隔羊抵觸垣牆也。

唐時婦女畫眉尙闊。故老杜北征云。狼籍畫眉闊。或云。言女幼不能畫眉。狼籍而闊耳。余記張司業倡女

詞。有輕鬟畫梳闊掃眉之句。蓋當時所尙如此。諺曰。宮中好廣眉。四方且半額。

司馬溫公編通鑑時。手彙續嘗見數幅。如人名字各分代類寫。書久未成。或言溫公利餐錢。故遲遲爾。溫

公聞之。遂急結末了。故五代多繁冗。小人害事。往往如此。

明道先生嘗憩一僧寺。夜聞察察有聲。命火燭之。乃鼠於佛臍中銜一書欲出。先生取視之。乃丹書也。即

手抄而納舊本佛腹。明日召塑工補其孔。先生後如其法鍊月餘。人見其屋有光。以爲火。競趨撲之。非火

也。遂不復鍊。以將成之丹塗銀器所塗處即成金。或諷先生服之。先生曰。吾腹中安可着此。一道士擬傳

之比至。先生已易簪矣。

宋故事。天子謁孔子廟。止行肅揖之禮。慶歷四年五月。仁宗特再拜。賜直講孫復五品服。

楊廉夫先生之母夫人嘗夢神人授金錢一枚。吞之。遂娠先生。先生文章事業。爲一代偉人。豈偶然哉。先

生卒。錢君思復嘗作挽詩云。生前母應金錢夢。死後人稱鐵笛仙。

龍虎山道士吳善淵謂余曰。虞邵菴先生自云。其母夫人嘗夢羽人騎鶴。抱一小兒來曰。此南嶽真官。寄汝家養之。既而誕生。

宋朝以文德殿爲正衙。元以大明殿爲正衙。有延春閣。但有琉璃瓦飾簷脊。

元朝萬歲山廣寒殿內。設一黑玉酒甕。玉有白章。隨其形刻魚獸出沒波濤之狀。其大可貯酒三十餘石。粉牋書字不經久。近年作者殊鹵莽不精。不一二年。字畫已漫漶矣。康伯可謂向薌林出李重光金花牋手書長短句。歲久剝落。其辭不全。亦一證也。古人於藝必精到。尙復若此。矧鹵莽者乎。

樊公時中爲瀏江參政。觀潮。嘗題詩樟亭云。煙波閃閃海門開。平地潛生萬壑雷。大信不虧天不老。瀏江亭上看潮來。公之志可見矣。至正壬辰。紅巾賊亂。公張弓抽矢。馳射於其間。賊應弦而斃者甚衆。自卯至申。矢盡死之。

虞文靖公集在翰林。一夕夢兩朱衣引至一官府。見一人服王者服。乃孔子也。公跪于陛。孔子謂曰。汝集善爲之。公退至殿陛。一跌而寤。公恐遺忘。口誦所言。俄而聞叩門甚急。亟起。乃玉召議事。二使以上廐馬翼公。至承天殿。朝臣及諸學士具集。王曰。上晏駕上都。某欲竊神器。僞使者齎詔且至。卿等在廷。曷以處之。衆無語。公默省夢中語。乃進曰。殿下爲中令監國。宜卽大位。於是定計諭中外。初。國璽在上都。乃臘爲天子印章。頒詔。先遣使守古北口。候僞使者殺之。焚其書。此臨大事。決大疑。聖人假夢以堅公之志耳。會稽王山農元章。早負大志。遊大都。無所遇。賃屋以居。時臨川危素爲翰林學士。居鐘樓街。山農嘗見其

文而不相識。一日危騎而過山農所。與之坐。而不問其姓名。徐曰。君非鍾橋街住耶。危曰。然。更不出他語。而罷。人問之。山農曰。吾觀其文。有講氣。目其人舉止亦然。料知必危太僕也。

趙松雪歸吳興。嘗見夫婦操弊舟。丐以爲活。公識其人。問之。因惻然曰。我衣食爾夫婦。爾波亭供酒掃可乎。夫婦欣然居之一日。公從第緩步至亭。問其居此若何。夫婦感激以爲得所。惟憂身後無斂形之具耳。公曰。我適行間。憶奎章閣一石甚奇。命侍史取紙筆就亭圖之神。速特甚。俾夫婦認以爲身後計。其人持至略駝橋。好事者以十千購之。

蔣氏姑蘇巨家也。有子甫八齡。欲爲求師。慕鄭明德先生。具禮延之。先生不屑往。蔣亦跌宕者。遂厚延鐵崖楊先生。具道鄭不就之意。時先生居吳淞。放情山水。日攜賓客妓女。以文酒爲樂。謂蔣曰。能從三事則可。幣不足計也。一無拘日課。二資行樂費。三須卜別墅以貯家人。蔣欣然從之。鐵崖竟留三年。後其子亦有名于時。

國初宋學士濂以文柄雄視四海。曾禮部魯博貫羣籍。談論風發雷厲。嚴陵徐尊生嘗曰。南京有博學之士二人。一以舌爲筆。一以筆爲舌。指二公也。

宋故事。禁中處分事付外。謂之內批。又謂之御筆。皆內夫人代書。而所謂御寶批者。或上批。或內夫人批。皆用御寶。惟親筆則上親書押字。不必用寶也。

神仙修煉之說。有無雖不可究。然或因此致疾者。斯又不可不知也。元有張性虛者。嘗參東門老。其法專

守下丹田。屬續之際。下田結塊痛而絕。又一人守上田。鼻中終日涕淚。樊昌高八舍家。軒墀之間。畜龜數年。生育至百餘。其家產子四五人。皆龜胸偃僂。蓋孕婦感其氣所致。古人胎教。可不謹哉。

至正末。越有夫婦。於大善寺金剛神側。縛葦席而居。其婦產一子。首有兩肉角。鼻孔昂縮。類所謂夜叉者。蓋產婦依止土偶。便稟得此形。

陳白雲家。籬落間。植決明。家人摘以下茶。生三女。皆短而跛。而王氏女。甥亦跛。子皆識之。又會稽民朱氏。一子亦然。其家亦嘗種之。悉拔去。

會稽王□□家。雄于貲。至正間。困於徭役。門戶零落。一術士以六物推人禍福。主其家。禮遇甚厚。無何。與其人散步園中。其人指池水謂王曰。君家積德何厚。池中水皆銀也。吾能鍊之。用銀二三鎰。作六釜。俟吾西遊還試之。如期而至。取池水熾炭瀹之。澗則益以水。如是者一月。別以藥投之釜中。皆成銀。王氏異之。厚贈其人。別去。期再至。竟不來矣。權其釜。大虧銖兩。所得之銀。卽釜也。富家子弟愚騷而貪。爲妄人侮惑如此。大可爲戒。

木繁不可服。蘇門一人生二子。皆切愛之。恣其食啖。遂成痞疾。其父得一方。以木繁煮豬肉食之。其幼子當夜死。明日長者死。愚人不謹。輕信妄爲。至殺其二子。悲哉。友人馬君文誠得方書一帙。亦載此方。因評註其事于左。以爲戒。此仁之一端也。

一童子頭有瘍。遇人以藥傳之。童子頭癢不可忍。爬搔見血。至以頭觸柱。至夕竟死。蓋其藥有砒。見血卽害人矣。吾聞之文獻云。

房室之戒多矣。而天變爲尤。月令先雷三日。奮木鐸以令兆民。曰雷將發聲。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備。必有凶災。謂其潰天威也。今人生子而形殘體缺者。又安知其不犯斯禁耶。爲人父母者宜識之。噫。迅雷風烈必變。豈有是哉。

山與水本末不同。山一本而萬殊。水萬殊而一本。

唐人詩一家自有一家聲調。高下疾徐。皆合律呂。吟而繹之。令人有聞韶忘味之意。宋人詩。譬則村鼓。鳴笛。雜亂無倫。

或問余唐宋人詩之別。余答之曰。唐人詩純。宋人詩駁。唐人詩活。宋人詩滯。唐詩自在。宋詩費力。唐詩渾成。宋詩鉅釘。唐詩縝密。宋詩漏逗。唐詩溫潤。宋詩枯燥。唐詩鏗鏘。宋詩散緩。唐人詩如貴介公子。舉止風流。宋人詩如三家村乍富人。盛服揖賓。辭容鄙俗。

唐人詠物詩。於景意事情外。別有一種思致。不可言傳。必心領神會始得。此後人所以不及唐也。如陸魯望白蓮詩云。素蘂多蒙別艷欺。此花真合在瑤池。還應有恨無人覺。月曉風清欲墮時。妙處不在言句上。宋人都曉不得。如東坡詠荔枝。梅聖俞詠河豚。此等類非詩。特俗所關。偶子耳。

唐人絕句。有重複字而不卹者。如杜牧華清宮云。曉風殘月入華清。又曰。朝元閣上西風急。皇甫冉酬張

繼云落日臨川聞音信。又曰寒潮惟帶夕陽還。此等別是一例。唐人詩亦有不拘韻者。如王建涼州歌云。三秋陌上早霜飛。羽獵平田淺草齊。錦背蒼鷹初出按。五花驄馬餵來肥。齊字不在徵韻。章草漢元帝時史游作急就章。解散隸體。盡書之。

顧園字子困。蘇州界牌人。至正末。嘗爲海道萬戶。國初以來。遂匿名不仕。號半癡老人。放浪山水間。以繪事自娛。每出遊。遇奇巒異嶂。珍木怪石。輒瞪目凝視久之。境與意會。便欣然忘返。歸卽乘興揮掃。極其變態。甚則跳足大噉。以爲無愧古人。厥初師董元。後出入衆家。無所不學。然不長於設色。晚年益自秘其畫。尤善博物。家世本衣冠族。多蓄古今名畫奇物。耳濡目染。故識見絕人。其爲人面大少髭。長可七尺。性介寡合。滑稽玩世。年六十餘而終。

古人畫人物。上衣下裳。互用黃白粉青紫四色。未嘗用綠色者。蓋綠近婦人服色也。琴囊或紫或黃。二色而已。不用他色。

欲試藥金。燒火其上。當有五色氣起。

予喜吾衍先生子行所述書室中修行法甚有意味。得之不可不傳。不得其人。亦不必傳也。因備錄于此。云。心閒手懶。則觀法帖。以其可逐字放置也。手閒心懶。則治迂事。以其可作止也。心手俱閒。則寫字作詩文。以其可兼濟也。心手俱懶。則坐睡。以其不強役於神也。心不定。宜看詩及雜短故事。以其易見。意不滯於久也。心閒無事。宜看長篇文字。或經注。或史傳。或古人文集。此又甚宜於風雨之際及寒夜也。又曰。手

元心閒則思。心元手閒則臥。心手俱閒。則著書作字。心手俱元。則思早畢其事。以事吾神。爲可久。姑蘇人治方脈術。與丹溪朱彥修齊名。嘗炒大黃過焦。悉棄去不用。其謹如此。人來迎致。不問貧富。皆往。貧人以楮鏹來買藥。準病輕重。注善藥。絨以界之。而歸其直。或楮鏹有不佳者。易佳者。使供體粥。蓋仁人之用心也。同郡富人家女子。年可十七八。病四肢萎痺。不能自食。目睨。衆醫莫能治。迎可久。可久視之。笑曰。此不難治。乃命悉去其房中香匱。流蘇之屬。發籍地板。掘土爲坎。昇女子其中。扇其屏。戒家人俟其手足動而作聲。當報我。久之。手足果動而呼。投藥一丸。明日自坎中出矣。蓋此女平日嗜香。而脾爲香氣所蝕。故也。又善以生辰推禍福。尤習武藝。一日見莫猗開桑弓。可久挽之而發。歸而下血。亟命其子煎大黃四兩飲之。其子惡多。私減其半。不下。問故。其子以實對。可久曰。少耳。亦無傷也。我命來年當死。今則未也。再服二兩。愈。明年果卒。

近世拆字言吉凶者。無如張乘槎。按字畫成卦。卽云云。不爲鉤距。余一日坐槎肆中。有二僮持一字來占。槎曰。是爲吏。緣同曹訟之。當送刑部。笞四十。卽回。二僮相視默然。而曰。皆如先生言。余欲訴通政司求免。可乎。槎曰。此行不可逾旦。矧欲已耶。余謂笞四十未可知。僮曰。準律當然耳。槎又曰。今夕非附軍器船。卽官離船也。僮曰。果官離船也。

洪武初。參知政事劉公某王公。某蒞瀏江日。改拱北樓爲來遠。榜揭。槎往視之。曰。三日內主哀喪之事。如期。王公母夫人病卒。劉公以歷日紙邊坐法。王公延槎問故。槎曰。來者喪字形。遠者哀字形也。旁之二點。

相續者。泪點也。公命槎易之。乃名爲鎮海云。

又余家錢塘西第一日。以余世父初度日會賓。槎亦與焉。忽謂家君曰。今晚當有遠客至。因酒食費財。已而謝東人來。一如槎所云。叩之。槎曰。吾聞滌器聲知耳。余謂此術古有之。如佛圖澄聽鈴聲。王生聽馬蹄聲是也。先是槎挈家自夫槩避兵。依余家舍浦莊居之。家君初不相識。一見館之三年。以故數欲以其術授予。時余習舉子業。惜不暇學也。槎姓張氏。名某。字德元。乘槎其自號云。

洪武中有胡僧善相。在□寺。見三僧與寺主別。胡謂主者曰。彼三僧何之。主者曰。禮普陀。胡僧亟令召回。否則皆有水厄。主者令追之不及。果俱溺死。胡僧後見四明袁庭禮。欲授其術。乃令袁視日久之。雜以黑白豆。令揀之。袁目不眩。遂以其術傳之。袁亦多奇驗。嘗相戴九靈先生。日後當有一難。壬戌冬。果死。圍圍洪武丁卯春。湯信公持節發杭。紹明台溫五郡之民。城汾海諸鎮。時會稽王家堰夜大雨。水暴至。死者什四五。水上有火萬炬。咸以爲鬼。予嘗詢于習海事者。曰。鹹水夜動則有光。蓋海水爲風雨所擊。故其光如火耳。因記王子年拾遺記云。東海之上有浮玉山。山下有穴。穴中有大水。蕩濇。火不滅。爲陰火。正此類也。余記此以破好怪者之說。

余之外王父財賦公。常自言十二三時。僑居慶元汪家府。間竊從人舉酒。沒川踏一物如石。狀極冷。心惕然。亟登岸。俄風起浪作。有物爬沙水濱。其首肖狗。騰去。卽向所踏物也。嘗見人云。海中虎皮。白皮。料影三種。鯨魚皆能變虎。

越州馮藏精家。竭池取魚。一巨鱗。前有二足如鼠爪。卽鼠變也。

越中有道士陸國賓者。曉乘舟出。見白虹跨水甚近。及至其所。見蝦蟇如箬笠大。白氣從口出。卽跳入水。虹亦不見。

元薛公世南爲山西倉憲時。言一皮匠忽晝見二急脚召渠。云是冥府符命。其人令家人作饌供二冥使。家人無所見也。且語家人曰。我平日寡慾。雖死必復生。慎勿葬我。是日果死。三日後復蘇。云至一官府。設王者儀衛。一人冕服坐殿廷。問曰。汝知過否。皮匠曰。某有生以來。未嘗造惡。王者命以物如青泥之狀塗其頂。久之心骨醒然。累世之事。皆能記憶。王者曰。白起坑長平四十萬卒。汝不預乎。其人乃王紇九世身。對曰。起坑卒時。某阻之不聽。非某罪也。上帝以某有陰德。賜某八世爲將。今九世矣。俄而起。械而至。羸然一鬼囚也。與之對。得其情。起復押入冥獄。夜叉果放還。自後棄所業。乘馬出入士夫家。能談其前世事。予聞諸王少師文。王問諸薛公云。

山東民間婦人。一臂有物隱然膚中。屈佞如蛟龍狀。嫌喜以臂浸盆水中。一日雷電交作。婦自牖出臂。果一龍擘雲而去。

嘗有縫人坐一室。忽壁中瑟瑟有聲。少間罍罍處一小蛇。隨出隨大。俄風雨化龍而去。

禹廟梅梁。乃大梅山所產梅樹也。山在鄞縣東南七十里。蓋梅子真隱處。石洞。仙井。丹竈。藥爐。猶存。山頂大梅樹。其上則爲會稽禹祠之梁。其下則爲他山堰之梁。禹祠之梁。唐張僧繇圖龍其上。夜大風雨。嘗飛

入鏡湖與龍鬬。人見梁上水淋漓濕。萍藻滿焉。始駭異之。乃以鐵索鎖于柱。他山堰之梁長三丈許。去岸數尺。歲久不朽。大水不漂。因刀鑿誤傷之。出血不止。今禹廟以他梅樹代之。不斷不削。存故事耳。非舊物也。

洪武乙亥冬。遣使發卒修坡塘。時山陰天樂瀛湖塘。掘得一物。類小兒臂。紅潤如生。無有識者。遂棄之。此肉芝也。食之延年。

波羅蜜樹。如荔枝樹。差大。皮厚葉圓。有橫紋。小枝附樹身而生。一枝含數實。花落實出。大如斗。皮亦似荔枝。有刺。類佛首螺髻之狀。肉若蜂房。近子處可食。與熟瓜無異。而風韻過之。子如肥阜。核大亦可燻食。味似豆。春生秋熟。交人珍之。

安南國有一種魚。銳首無鱗。有骨若插箭然。味似河豚。名戴帽魚。甘草大者如柱。土人以架屋。吾友唐愚士西遊親見之。

北方黃鼠。穴處各有配匹。人掘其穴者。見其中作小土窖。若床榻之狀。則牝牡所居之處也。秋時蒿黍蔽及草木之實以禦冬。各爲小窖。別而貯之。天氣晴和時。出坐穴口。見人則拱前腋如揖狀。卽竄入穴。韓孟聯句所謂禮鼠拱而立者是也。惟畏地猴。地猴形極小。人馴養之。縱入其穴。則啣黃鼠喙曳而出之。味極肥美。元朝恆爲玉食之獻。置官守其處。人不得擅取也。

玉面狸謂之風狸。止食山果。而乘風過枝甚捷。味獨勝他狸。宜糟食尤佳。

轉與石巨皆海錯之佳者。

海中有甲物如扇其文如瓦屋。惟三月三日潮盡乃出名海扇。四明任松鄉嘗有詩云。漢宮佳人班婕妤。香雲一鏡秋風初。網蟲蒼蒼恩自淺。猶抱明月獨夷居。至今生怕秋風面。三月三日纔一見。對人搖動不。如烹。肯入五雲清暑殿。

木棉花。唐人詩多用之。然與吳越所產不同。按吳錄地里志。交趾安定縣有木綿樹。實如酒杯。口有綿。如蠶之綿。可作布。

元末有人模被行山逕間。遇惡少。意所負必楮鑑也。擊殺之。視襖中特楮衾耳。大悔之。乃書楮衾曰。的的。孰令爾紙被似鈔角。問我何處住。五色雲中住。問我是何姓。杓子少箇柄。爾也錯。我也錯。不如歸去的。的。想官不知主名。召商謎者問之。曰。五色雲。綵煙也。綵煙。新昌山名。杓子少柄。孟也。蓋于姓也。密令隸人往蹤跡之。久而不得。隸人亦了事者。一日坐鑷肆櫛髮。見一人對門置餅。鼓其槌作的的之聲。乃揚言曰。某山中劫負紙被者。官察知賊處。卽來捕也。覘其人有懼色。次日閉門不賣餅矣。竟捕之。果服其事。老農語曰。蝗生子遺而入地。經大雪則入地愈深。坡雪後書北臺壁云。遺蝗入地應千尺。又和喜雪云。螟螣無遺種是也。

坡翁有數妾相繼而去。唯朝雲者隨坡南遷。朝雲姓王氏。錢唐人生一子曰幹兒。未基而夭。紹聖三年七月五日。朝雲亡。八月三日。葬泗州栖禪寺東麓。爲亭名六如。有銘。

吾先君嘗言友人某解禽言見二雀啾鳴樹間久之雀飛鳴而過二雀忽飛去友人曰此二雀求其侶不得彼一雀報言在東園樹林中故二雀飛去也急令人觀東園林中果然